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螢窗異草 卷四

胎異 粵東之俗，女生十二三，即結閨閣之盟。凡十人，號曰十姊妹，無論豐瘠，不計妍媸，簪珥相通，衣飾相共，儼有嚶鳴之雅焉。及嫁，緩急相扶持，是非相袒護。凡翁姑之不慈，夫婿之不睦，叔伯妯娌之不相能，父母兄弟所不敢問者，惟姊妹得而問之。故閨門之內，蒂固根深，莫能搖奪。而獅吼之威，即在司牧者，亦為之屏息，矧其下者哉！某縣，紳家有女及笄，字於巨族。忽病吞酸，腹亦震動，父母咸疑之。然而家禁森嚴，內無五尺童子，唯同盟一女弟，係貧無所依者，女白諸父母，留養於家。晝則共一繡筐，夜則同一繡榻，此外別無一人。疑不及此，遂日為疾，延醫診視之，舉不能辨。無何而彌月不遲矣，且居然生子矣。眾論洶洶，丑揚中菁。婿家巨族，不堪其辱，遂訟於邑宰，欲罷其婚。女家亦慚赧不能白，將致女於死以滌垢。惟姊妹行不忍，具牒於縣，言女之誣。嬌烏群啼，哄堂號泣，宰亦無能判決。事聞中丞，委員同鞠，究不能定。時少司寇某公，出司臬事於粵，諳練詳核，強記多聞，乃謂其屬曰：「盍使穩媪相女，若係閨體，則斯獄無難立斷矣。」其屬竊笑，以為生子者，不副不垢，容或有之，未聞既生既育，而猶珠聯璧合者也。因奉憲令，勉使驗之，果皆以處子報。猶恐其妄，遂各遣其衙眷同往查勘，又俱以女體為言，始信之，而惑愈滋。因覆命於公，公聞之，默然良久，遽詰曰：「胎豈有異乎？」對曰：「向曾視之，雖無生氣，具體亦人。但四肢百體空空然，如蟬之蛻，如革之囊，一似全無骨肉者，惟此為疑耳。」公乃太息曰：「仕優弗學，幾殺人子。諸君固有所不知，此二女同居，重陰交感之象也。」眾請其說，公笑而不言，命吏詣庫取某年部案，與眾觀之。中一事，若合符節，眾乃頓悟。蓋女年已長，情事漸知，私與女伴效其狀。雖兩雌無異，而真氣流通，固亦有孕。第無雲雨之私，究非盪繆之正，遂令碩果雖結，宛同鑽核之李，職是故耳。僚屬歎服，乃定案，婿家亦無異言。後數月，迎女於歸，倡隨無間。至今生子數人，則骨擎膚立，迥非向之僅具皮相者矣。

外史氏曰：胎之異者，履跡吞卵，而後載籍所傳，指不勝屈，固不止有此異也。惟以二陰之爻，竟成坎離之濟，人多未之前聞，遂不免駭駭耳目耳！然無公之博洽，孰敢臆決？而倡聲者嘗戲以語人曰：「亦有學養子而後可嫁。」得此可補賢傳之未及矣！
夏姬

金陵某宦，素貪鄙，生女而美，且能詩，嘗郢政於郡中某夫人，以其為閨中之尊宿也。一日春暮，女偶得詩曰：「落花落開總是春，惜春何必怨花神。別餘一種春光好，柳絮如花亦惹人。」吟成錄小箋，遣婢詣夫人郢政。夫人閱之，蹙額曰：「是兒欲狐媚終身耶？」評跋深示不足。婢歸述其語，女乃強自斂抑，取「關雎」「葛覃」諸篇，日諷詠之。期年，少洗其靡曼之習。未幾，宦以夤緣起復，又出仕於晉。女將隨父之官，往辭某夫人，因指壁間紅白二梅圖求贈言。夫人即吟曰：「南枝不比北枝寒，漫把丹青一樣看。倘共紅芳鬢笑日，更無人倚玉欄杆。」蓋以高潔相望，而寓箴規之意焉。女聞詩默然，及歸，愈知儆省。於路時佩教言，無少縱，雖江山盡多風景，而舟車之內，不一窺簾。信乎漢南遊女沐周文之雅化，幾同喬木之難息矣。獨是女初生時，宦即夢巫大夫來謁，詢之，則春秋之屈臣也。從一美婦，雞皮猶膩，鬢發將星，貌且妖冶異常，稱之曰夏夫人。屈臣謂宦曰：「吾兩人幽冥相聚，幾二千年。今上帝有命，以此長春花持贈君家，宜善視之。」言訖，留婦將獨去。美人攬其袂，意甚流連，嚶嚶嬌泣。宦驚覺，聲猶在耳，使人視之，則女誕生於側室，方落蓐不久。宦聞而惡之，心知夏姬為不祥尤物，欲棄之，而猶豫未忍。比長，遂密為防閑，戚族男子，惟十五以下者方許入內。雖托言家范，實為此女故也。及抵任所，又夢巫大夫貿然而來。延之坐，相與晤語，大夫遽啟曰：「閨愛及笄，分應字我，不然恐無以安其心。」宦以幽明阻隔，意不欲許。大夫拂衣而起，微哂曰：「予亦不敢違天，特以舊愛難忘，強以相請耳。豈真向汝家坦腹哉？」徑出弗顧。宦寤而愈憂，然見女頗貞靜，遂以妖夢無憑，怒置之。惟女微聞其事，恚曰：「何物淫鬼，敢以邪說惑人。即令有之，豈人定竟不可勝天耶？」忿欲祝發為尼，家人力止之。乃洗脂粉，為女冠，日惟靜坐一室中，即婢媪亦罕見其面。且為書致某夫人曰：「自蒙清訓，益以洗心，針黹為常，吟詠並廢。雖經過瓜揚淮泗之勝，遠峰聳秀，近水澄鮮，亦若視為無物。不意突遭鬼謗，謂兒為夏姬後身。夫姬生於千載之上，兒生於千載而下，安在轉輪之必俟今日哉？兒誓以女貞自守，不字終身，以仰副垂教之雅。庶幾使鬼物無顏，徒逞鑠金之口；閨人生色，長留抱璞之軀。」云云。夫人開緘色喜，曰：「是兒果能回心，前因固不足道也。」逾年，聞女死，且身首異處，乃大駭，亦莫知其故。又逾年，聞宦以事去官，無顏歸其桑梓，寄籍於他省。女之事，實益不可知。時康熙之戊子也。及庚寅之歲，夫人之長君蒞任於晉，即女父之舊治，迎母奉養，以盡子職。夫人往見，衙署半虛，加以筦鍵。怪問之，對曰：「此中有鬼，向晦即現形，風雨之夕為尤甚，故無敢居者。」夫人聞之，恍然曰：「得毋某家之媛乎？試啟其封，吾為爾以理遣之。」長君雖悉其事，但恐禍及母，極力諫沮。夫人弗聽，強辟之，攜一幼婢露坐其間，舉家無敢從。夜未分，即淅瀝作響。有頃，風威陡作，其寒豎人毛髮，久而始息。即亦無所睹，惟聞牆角有聲，似微吟者，傾聽之，則五言絕也。其詩曰：「舞蝶應難覓，花枝不久留。可憐今夜月，空照舊溫柔。」詠歎再三，音甚淒婉。夫人稔知為女，乃笑曰：「是兒之情，殆不死矣。」因和其韻曰：「三疊音應記，雙魚今尚留。但能懷窈窕，何事泣溫柔？」女聆之，驚曰：「是吾師也。」趨而前。雖隱其貌，實聞其聲，歎曰：「夫人無恙耶？五年闊別，鬢髮斑矣。曾不念兒死之慘乎？」言次近在咫尺，小婢雖幼，見其相逼而來，大怖欲啼。夫人神色自若，微詰其致死之由，答曰：「前寄寸緘，敬陳心跡，想在照鑒之下。不圖蓮性難胎，藕絲易縛，書甫去，而兒之諸姑來。以其君子亦任陝中，將赴京候升，留眷屬於父任所，不及攜也。姑有幼子，貌甚姣好，年僅十二齡耳。以中表姊弟，至親無嫌，時入內室，兒因愛之，與同寢食。居無何，以暴疾卒，父與姑大慟。究其病由，群婢之狡者，譖兒於父，言與之有私。父素疑此，毒加拷掠，遂誣服。幸丑聲未揚，仍為兒議婚於某尉。事已可成，忽有劇盜夜入深閨，斷兒首而去。歿後始知，其人蓋即尉之所使耳。冥冥之中，每思報復，奈其人有劍術，不可以近。是以吁屈清夜，有駭聽聞，幸勿罪。」語竟，悲楚不勝。夫人微哂曰：「若欺予哉！予未聞申生孝已，有鬼神不為代白之冤；紅線隱娘，有一時枉殺無辜之事。若性如水，勉就隄防，稍遇橫流，便成泛濫。寢食既與同，素絲豈無染？安得以小弱弟為詞乎？彼縣尉者，徐曰：「惟然有之，夫人其何以教我？」夫人知其可遣，乃正色曰：「閱汝前書，合以近事，若真再世之夏姬矣。株林之丑，流穢篇章，今既未至於濫觴，不污清化，是亦汝之大幸。為汝計者，正宜遠遁荒野，與草木為伍。必有夙世鍾情，仍來相訪，或能攜汝以返，亦未可知。若猶囿跡官舍，倘遇正人，運彼慧劍，將魂消魄滅，永墮沉淪，益不可問矣。予言止此，汝宜自思。」女聞言若有所悟，悲歎許時，肅然請退。行數武，少露其形，則鵝血飛紅，霓衣盡赤，儼然一無首之屍。婢遂驚倒，夫人亦目眩者久之。忽夫人之長君，突出於側。蓋慮其母之被祟，潛蹤相從，及見從容論遣，不勝歎服，故未遽出耳，乃扶夫人歸寢室。明日遂絕女之跡，衙中始安堵無擾。詢之吏胥，鮮能言女之奸狀。後遇尉來晉謁，留心物色，從一人，虬髯虎面，瞻視非常，疑刺女者即此也。長君履任未久，尉即掛冠歸，似知其事之泄者。夫人又夢女冠帔來謝雲：「從巫大夫作三湘之游，復得相聚矣。」

外史氏曰：淫根於性，猶難化誨，況為三生之夏姬耶？故始雖唯唯受教，錚錚矢節，卒不免躍十二齡之子南，過此以往，又何所底止乎？幸劍仙奮一時之威，杜無窮之禍。舉凡貴介如陳靈，浮浪如孔儀，皆得僥免，豈僅先拯一將危之御叔哉？某夫人數語，尤有烈丈夫風，亦足與劍俠並傳。隨園老人曰：不細述於前，惟約略於後，深得龍門敘事之法。亦以事關閨帷，特為委曲之筆。詩人之忠厚，吾於此又見一斑。

郎十八

客窗夜雨，滴滴愁人，聞有歌郎十八者，即而聽之，音甚淒婉。初莫解其故，詰朝訊之旅人，則湖襄之近事也。其人宗姓，西名，字蘊二，桂陽青衿，善詩賦，能文章，知名於當代，蓋亦楚中之秀出者。嘗晝寢，夢一麗人，柔媚嬌小，語之曰：「郎十八，

妾十七，夙世相逢成姻契。」近而就焉，霍然頓悟。時宗已屆四旬，漠不介意。自是每夢必見之，云云如前，欲詰之，有口若瘠，旋復驚覺。聞者或以為妖，戒宗正心以祛，而竟不能絕。丙子仲秋，赴試省垣，棘闈嬌屋之中，偶向同人話其異，一人愕然曰：「此吾女弟之讖也。女弟年十七而夭，未卒之先，輒夢人語曰：『良緣真不偶，可惜郎十八。』醒則悒悒，未幾而亡。生時頗能詩，因作長歌以禳之，此其起句也。」言之泣下。同人皆驚異，宗自以生人遇鬼，壽將不永，亦鬱鬱弗快，遂無心詰其全詩。秋闈事竣，宗每憂虞。乃是科竟獲雋，中五經第三人，欣幸之餘，頓忘前事。明年丁丑，下第歸，距家僅百餘里，舟行次公安，泊於小渚。月色甚明，宗乘酒酣，興豪登岸。小步甫數武，俄見一雙鬟自蘆荻中出，遮道致詞曰：「夫人聞主君南返，潔治一樽，冀除三徑，遣婢子奉送文軒，幸即枉臨為望。」宗駭曰：「夫人伊誰？」笑對曰：「主君之內子，何不識耶？」宗大驚，竊疑其室有變。雙鬟又強之，乃從之行。曲折至一處，朱門碧瓦，彷彿貴家，雙鬟引導以入。門庭雖故有司閫，亦莫敢究詰，且恭謹如待主人，宗亦不問。至廳事，鋪設華華，別無賓客。雙鬟顧曰：「夫人在內室，想凝盼久矣。」復歷門二重，始達閨闈，則繡戶香深，翠樓春鎖，又別一佳境。雙鬟奉簾延請，更宣言曰：「主君來。」宗入其室，有麗者承迎。諦視之，花貌嬌羞，冠帔嚴整，固即夢中人也。斂皂肅容，淚含美目，慘然曰：「紅顏黃土，不獲早踐前盟，婦職有虧，惟君子憐而恕之。」宗心知為鬼，而貪其姝麗，不甚驚。徐徐言曰：「素昧平生，從無婚媾之言，辱承見召，既已懷疑，更聆清詞，益用滋惑，惟夫人明教之。」言已長揖。女延之上坐，答曰：「君之前生與妾同居此宅，實夫婦也。設有盟言，願再生仍偕伉儷。今世郎十八，妾十七，好事可成。無如妾以夙孽，數合早妖，不獲共君琴瑟，私心憾恨，靡有窮期。歿之後，訴於地下主者，許妾待字冥途，仍居故第，今又廿有餘年矣。」語至此，宗又竊疑已死，駭然曰：「予將於窀穸納婦乎？」女笑曰：「非然也。昨日冥官牒下，許妾轉輪，與君踐此舊約。適值南旋，因以奉屈，特達此情，與君子庶幾早偕駕侶，豈望君光我泉壤哉？」宗聞言，驚疑少定，乃笑曰：「卿誤矣。予之馬齒，將及強仕，再俟卿十有七年，花甲將屆，復何顏再結花燭乎？況室人共苦辛十數餘載，脫有不諱，當守義以酬其功，忍更思人間少艾耶？」女又笑曰：「是有數在。彼月老之姻緣簿，豈人世之如意珠？且婢子既奪我原配之名，享我青春之樂，報亦慘矣！烏有久假不歸者？」宗詰其詳，女曰：「君今之室，即我前世之婢也。從妾媵君，以聰慧多得君憐。妾慮分房帷之愛，借小事撻之數十，渠遂氣結而死。冥司因錄妾過，轉世當妖，所謂孽者即此也。渠根基淺薄，得此已足，諒不能偕白首而兼富貴耳。」宗猶豫未信，女又曰：「渠有心疾，歲時一舉發，即前生遭毆之故。惟此可證，足徵妾言非謬。」語未終，忽一鬟進曰：「機事宜密，夫人勿深恃主君而易言也。」女遂默然，遽命酒合歡。雙鬟十數人，或歌或舞，紛沓盈前，宗亦不覺心醉。女因謂之曰：「此即君日前之樂也，好自奮勉，今生將復享之矣。」於是飲酒暢甚。方思繾綣，以慰其情，俄有蒼頭兩輩，馳白曰：「毓嬰使者人至矣。」女乃起與宗為別，歛歔不勝。既而曰：「後晤猶遠，君能伴妾一往，庶識其處，為異日覓緣之地。」宗亦欲覓其門閭，欣然從之。出門即有油壁小車，駕以良馬，使者凡兩人，面目孿惡，而侍女頗甚。女指宗語之曰：「若人即我之夫子，將隨往視我門閭，幸勿阻。」使者唯唯。宗遂與女共乘，車馳如風。途次似有城郭，皆不及注目，女在車中謂宗曰：「凡人轉生，必昧前因，至死乃復悟，妾此行當亦如之。他日相逢，恐不免以少長為憾，郎十八舊作，君尚能記憶否？」宗答曰：「雖得其概，未詳其詞。」女乃自誦其詩，凡數十言，語極哀豔，強宗識之，遂弗忘。有頃，至一郡邑，絕類黃岡。近市有巨家，晴閣高大，車止門外，使者促女降輿。女執宗手涕泣曰：「勿相忘，此亦吾鄉貴人門第，甚相當也。」言訖下車，宗亦將躬親送之，甫離輪轅，金聲大作，恍如五夜晨鐘。張目顧瞻，則身臥於篷底，舟子方始揚帆也。亟呼從者詢之，客夕並無登眺事，且泊舟之地，斷岸千尺，宗始自悟其夢，不禁訝然。及歸，室家幸無恙，因陰勸其積善，以冀大年。詰其故，直告之，乃笑而不信。自是宗試輒不利，凡五戰春闈，皆敗北以返，究以大桃銓補黃岡教授。時已五十有二矣，內子亦屆五旬，倡隨俱健，可望偕老，竊謂前夢盡妄。乃履任二年，忽喪其偶，宗心為之甚戚，誓不再續。且有子二女一，皆成立，足娛晚景，益無他志。明歲，湘南大疫，死者相繼，宗之子女又俱歸於冥漠之鄉，孑然一身，形影相弔。初亦慘怛無所思，繼念無後之大，自揣康強，乃圖以續。而頭童齒豁，人皆羞與為婚，亦徒懷此意而已。一日出郭迎上憲，乘馬過一巨宅，頗似誕女之地。因詐稱口渴，命役少賃壺漿，而已立馬以窺之。俄有長者自門內出，見宗訝曰：「文光射室，果有異人，請即少輝蓬蓽。」宗視之，則邑中梁氏，曾任副元戎。其子數人，亦多有顯者，惟公致仕居家，此其別墅也。宗亟棄乘為禮，翁延宗入，笑謂宗曰：「君輩老書生，只合擁皋比訓誨生徒，乃亦偃偃奔走，得毋憊甚？」宗慚其言，亦笑而謝曰：「為此一官，未能免俗，必如翁，乃可東山高臥耳。」翁因詰其家事，宗歷言之，翁亦為之扼腕。旋聞上憲將至，遂辭出。翌日，有媒妁詣宗議姻，則即梁翁所使也，宗怪之，即請其故。蓋翁有弱女年僅二八，甚鍾愛，不輕以字人。方宗有細君之喪，翁即夢女於歸，其婿即宗也。初猶笑其不類，及與宗遇，又夢如之。且夢諸子俱縲絏，惟宗盛服，獨據一堂，少緩頰而桎梏盡脫。覺而異之，私念宗必通顯，能拯岳家之溺，故有此使。宗詰之，媒乃具白其事，宗笑曰：「老書生詎有此一日？雖公有命，竊恐諸郎鄙薄也。」媒又固請，議乃諧。擇吉納聘，邑人皆笑以為翁之耄昏，而女之薄命也。乃許字未幾，宗竟以上考擢縣令，人始驚異。明春親迎，賓從之赫奕，儀仗之炫耀，迥非青氈故態，益嘖嘖稱羨不已。青廬之中，宗視女貌，宛如一同車入夢之人，始信定數。惟女以妙齡貴族，適此耆艾，頗以為羞。雖不敢對其父母，而空閨靜處，時有粉痕淚跡焉。宗知其意，乃以郎十八一詩私授侍兒，令其按節以歌之。其詞曰：「郎十八，妾十七，夙世相逢成姻契。奈何金閨月易沉，朱陳未締先相失。雨瀟瀟，雲密密，巫峽陽台都未悉。縱令楚客夢中來，未必巫娥花裡出。並蒂蓮，合歡桔，世間草木猶親暱。天公應是獨憐花，人當美滿遭妖嫉。白面郎，態飄逸，玉人何處新婚畢。紅顏空向卷中求，須與鶴髮如太乙。繡帷人，倍啾啾，嫫母無鹽反超軼。銀瓶落井玉沉埋，不許標梅歌迨吉。叩元穹，憑彩筆，願將百歲易一日。但得于飛十二時，花殘月缺良不恤。且調琴，並鼓瑟，孤鴻浮雲雙鴛鴦。豔李穠桃亦自春，白頭吟詠曾何必。蝶尋香，蜂成蜜，前途由來黑似漆。鷓鴣惟望占枝頭，甘心蘭夢夢燕姑。歌潤紫，樂衝赤，何必黃金千萬鎰。翠鈿珠串遜卿卿，我先荊布奉巾櫛。登皇朝，郎輔弼，朱輪畫閣人安佚。非關薄命覬花封，儂取名兮汝取實。千百言，心專一，回天只恨無神術。雛鶯乳燕果同棲，信是紅裙運不窒。樓十二，橋廿四，吹簫望月反書帙。歡娛恰遇少年時，此樂何人能究詰。彈箜篌，吹薺粟，悲歡自古原不一。此中別有斷腸聲，嬌歌未已珍珠溢。」適值家宴，婢遂奏於筵前。女以夙慧頗通文，聞未及闕，早涕泣不能仰。曲終呼而詢之，婢不能對，宗乃從旁緬述甚詳。女恍然大悟曰：「噫！妾知之矣！」因破涕為笑，歡好異常。自此悲歡不形，較之賈大夫射雉之後，尤為好合焉。閱數月，梁翁病卒，諸子俱奔喪歸，頗不以宗為意，聞問弗通。迨宗以廉能累官至方面，妻族始敬禮之。獨翁所夢排難一事，迄今渺然。意者德可勝妖歟？或時有未至歟？且安知非冥冥之中，鬼神為之撮合，而特假此以悅翁也？女今只二旬餘，生子已能讀父書，而宗之豐饒，無異昔年，則信乎緣之夙定者矣！餘既得其大概，爰就芭蕉新雨而附記於斯編。

外史氏曰：老夫耄矣，之子猶少，非以夙緣平其憾，鮮有不抑鬱終身者。然女本為青年佳偶，齎恨重泉，究乃因白髮稿砧，再遊人世。死死生生，要皆妒之一字自貽伊戚也。故古今療妒之方，應推此為第一。

隨園老人曰：餘每謂老夫少妻，似亦造物者之過。今乃知天之報施妒婦，必如是始快人心。第慮江泛之詩弗作，而枯楊之稊幾遍天下耳！郎十八一篇，吾安得家喻而戶曉之？

三生夢

涇水之陽，有異人，傳者失其姓字。家無長物，懸一囊，空空如也。然過旗亭酒家，攜囊以入，飲必盡醉，醉即探囊與值，無少乏，人因以為異。一日，飲於某肆。既已醺然，有丐者就而行乞，敝污縲縲，狀貌可憎，年且三旬而上。某忽驚曰：「玉人何憔悴至此？豈其千金一笑，猶不足供汝溫飽耶？」丐者愕然，一時當墟滌器之人，靡不粲然。某亦不顧，索酌與丐共飲，且命之歌。丐辭以不能，某笑曰：「汝之膾炙猶昔，又何怪予之心醉也。」相對浮白，意甚狎昵，直至日晡而後別。又傾囊中一緡，與之曰：「聊以備花粉之需，毋固卻。」丐者大悅，頓首稱謝，某若有惻然不忍之容。丐既去，某遂寄宿肆中，亦其醉時之恒事耳。翌日晨起，有好事者爭詰其由，某笑曰：「是前世之佳麗人也。諸君欲詢之，當偕予往訪之。」眾皆踴躍相從。出肆半里許，即丐寓，則

一廢祠，破屋頽垣，見丐獨臥於廡下。就視之，藉草枕石，病且危，眾乃大駭。未及發言，丐早張目而視，見某即曰：「仙師來乎？三生一夢，微師之神力，予尚迷不知悟也。」眾益錯愕，交喙致詰。某揖眾列坐，使丐自白，因悉得其梗概。蓋丐自遇某返，心亦疑訝，然已酒力不勝，遂鼾睡如死。夢入一宅第，金玉羅列，錦繡堆積，私心頗愛好之。繼見守者無人，貪念頓起，乃擇其精者，隨意攫取。已而悟曰：「噫！予殆盜也，人知之，必將不免。盍歸乎來。」及出，則崇垣丈許，高不可逾。倉皇間，足忽去地，竟能不翼而飛，遂大喜。而回睇第內，火光熒煌，適有持炬追逐者，其聲且洶洶不絕。因度屋而趨，雖隔越丈尋，視如無物。比歸，則有妻有孥，方明燭相俟，非復孑然一身矣。見丐至，皆慰勞之，暖酒炙肉，奉侍慇懃。丐遂沉醉而寢。明日起，攜金如市，乘馬從僕，邑人皆致敬。自視其衣，高冠盛服，實大盜不同穿窬者，志益自得。由是每夕必出，出必重獲而後返，人固未能相難也。年六旬，妻妾數人，子女亦皆成立，資用肥饒，盡足娛老，亦棄盜弗業矣。一夕乘醉又出，至一家，闔闔深邃，惟少婦二人，侍婢三四而已，欺其荏弱，竟突入。一婦甫就枕，一婦既解衣，見丐俱噤不能出聲。丐視未寢之婦，素體瑩潔，不覺色心萌動。更揭臥婦之衾，則白身如玉，恍然落葉之花，隨風動搖，四肢無著，益勃然情不自禁。徑登其榻，將就而狎之，婦亦無敢峻拒。忽回顧彼婦已渺，乃大疑。方起而索之，俄聞戶外喧噪聲，且甚伙，蓋即婦所號召者也。猶恃其能，坦然無懼。既已奪門欲奔，旋見一物如寒霜，直沃厥腦，應手而僕。耳中猶聞人語曰：「盜已斃矣！誰謂我劍不利耶？」丐知已死，魂遂飄然，猶將歸家視其眷屬。乃丐甫及門屏，即有人鼓掌笑曰：「以盜去，固應以娼來也。」丐不自悟，心則孔悲，及發聲，室中哄然曰：「兒落草矣！女也。」丐驚而四顧，身在次兒室中，其婦方坐蓐雲。心知再世，不敢自明，然在襁褓中，家事無不歷歷。聞其長子次子，俱為被盜者所訟，官私交迫，家室一空。二男皆以慘刑斃於獄底，次婦攜其女歸母家，未幾再醮去，竟棄其女不復顧。丐居舅室十餘年，比長，貌甚麗，而舅姪遇之苛役如僕婢。一日，有老嫗踵門而入，謂姪曰：「郎雲此中一株柳，俾予移栽，盍指以示我。」姪解其意，召甥相見。嫗喜曰：「若舅言不誣，老婦植之，足數半生乘涼矣。」言已將去，姪屬曰：「渠非我種類，實劇盜某之女孫也，汝宜志之，勿令人以予家為笑。」嫗唯唯自返。閱兩日，即有肩輿來。丐知為娼家，堅不肯往，舅姪以鞭撲逐之，痛極始行。至則濃妝豔抹，嬉笑倚門，即不欲娼而不得已。數旬以後，名乃大噪。箏笛琵琶，素所未解者，而儼然能事，在己亦不得自由。且其色藝既精，單寒者遂莫能問鼎，而惟巨家富室得以攀折。獨是溫柔軟款，雖勝於穿窬穴牆，而苟賤卑污，尤甚於鼠偷狗竊。既朝張而暮李，人盡可夫；更換門而移星，客猶未寢。翠眉朝畫，面如燕市之簾；錦被宵溫，身同紉圍之鴿。昔也傾囊餽篋，惟貪積內之精金；今也躡綠蹂紅，誰惜床頭之美玉。丐雖故盜，心頗恥之。如是者十年，以鬱疾而卒。甫死，即有獠牙巨角、非獸非人者，凡數輩，繫之以去。俄頃抵一衙署，意即世之所謂冥司也。人見冥王，面黑而有光，烏珠雙炯，貌聳神清，次如包龍圖，袞冕尊嚴，高拱於殿上。少致研詰，遽曰：「是有恥心，可貸之，仍令為丐。」且命吏諭以所指。吏即引丐與語曰：「汝自今三世以前，亦丐也，行於市上，見物不無貪心，而究無術以致之，乃惶怙而丐。緣此一念，墮落盜中，輾轉相因，益以莫救。今得復爾本來，實出冥王大德，汝盍鳴謝。」丐頷之，方將跪拜，忽一巨鬼以骨朵自後擊之，大痛失聲，驚悸而寤。醒時了然洞澈，惟腦痛欲裂，遂不能起。丐既為眾緬述之，莫不為之駭汗。因言邑有積賊，號曰飛手張，歿已數十年矣，取物如寄，人莫能禁，後為某宦家，以妓為餌，斃之室中。又有蘇五金者，名娼也，風月十年，傾動數郡，雲是盜之遺孽。以丐言驗之，良不謬已，遂相與慨息不置。某因謂丐曰：「兩生受享，一時貧乏，幸獲清白之名，遠勝污辱之實。丐固無病，病亦不在丐矣。」乃大笑，引眾俱去。丐亦頓痊，後人見丐於市，深自斂抑，若有所感動者。偶見行人遺數錢於道周，丐呼而止之，其人故不知為丐，一顧而笑曰：「若乞也，胡不自取而猶告我耶？」丐默然，舍之逕去。知者以為丐得道也。未幾，某提共囊詣諸肆，言將有遠行，遂別去。不數日，亦失丐之所在。咸寧陳仰舉、上元許輔仁，皆與聞其事焉。外史氏曰：盜既為盜，固不憚於娼，以盜實危於娼也。盜思為盜，必不樂於丐，以丐遠遜於盜也。不知丐苟不盜，且以潔白之行，傲然於紅粉黃巾之上矣。冥王愛人以德，故其於賞罰如此。

隨園老人曰：夢之為夢，所以兆其將來，今乃鑒其已往。孽鏡高懸，後車因以不覆。目之曰異人，良不愧已。

固安尼

固安，小邑也，素無尼，有之，自靜定始。靜定姓王氏，其初為某大家婢，色甚殊。主人納之後房，寵冠同列。主人卒，遂請於主婦，披剃為尼，以報厚恩，實欲脫羈絆而遠颺也。主婦喜其誠，為築庵於近郭，所費不下千緡，極其壯麗。獨供一南海大士像，因號之曰觀音庵。靜定既辟法門，香火眾盛，又收女徒數人，日益縱恣。距庵僅半里，為法祥寺，寺僧之壯者皆與往來綢繆，無虛夕。然靜定自建此庵，門戶日扁，白叟黃童莫或能入，而壯夫無論已。且朝饗夕飧，凡有所須，日倩一貧嫗購辦，此外不再啟閉。己與徒，非值齋醮，絕不輕出，人因以清淨稱之，鮮有疑其穢者。上元汪秉鐸，以孝廉來宰是邑，以尼與僧居相近，心竊訝焉。詢諸紳衿，又皆力白其孤潔，汪究恟恟不定，乃遣乾人密偵於左近。旬餘，有土工許二，醉臥庵前，嫗罵不絕，語語皆侵靜定，靜定亦閉門不敢答。乾人以為疑。翌日，矯宰命遍召土木之工，而獨陰厚許，許心感之。一日，醉以酒而詰之曰：「若某日於某庵前，何暴怒乃爾？」許笑曰：「淫婢子許我重賂，每日五貫，今竟悍不肯與，故小辱之。」乾人佯訝曰：「靜師素有清德，以何事而賂汝？得毋誣乎？」許怒曰：「禿娼何清何德，惟予深悉之。近寺僧，皆其所歡也。慮為人所蹤跡，乃以五十緡浼予為地道，自某家墳側直至庵中，凡四十餘丈，號為方便門。諸僧乘夜蛇行於其中，或五或三，均來可定。禿娼又於朔望，率女弟子夜行赴寺，作大歡樂道場。深恐予有漏言，故加賂焉。渠但能欺聾聵耳，豈能欺予哉？」乾人得實，即以白汪。汪召許以刑擬之，盡得其奸狀。乃於是月之望，五鼓出邑，詣法祥寺行香。既至，僧始知，亟棄所樂出迎宰官。汪給主僧曰：「汝寺之眾約幾何？可悉告予，予將普施捨。」主僧倉卒以數對，中實缺一二人。汪指數之，陽怒曰：「何竟誑予？是必藐我之職，有高枕不出者。」命役遍索於各房，得諸尼於臥榻，繫之以出，皆裸如也。汪笑謂主僧曰：「阻汝佳會，頗殺風景。然世尊則攢眉久矣！」主僧頓首至流血。汪命盡拘之，而尼中獨不見靜定。詢之，則因病在庵，亦捕之至，實則私產坐蓐耳。汪鞠之，僧尼皆伏罪，惟靜定不承。因出許二與之質，兼掘其地道，乃成招。既而得二屍於懸壁，則諸僧以妒相殺者。遂定重罪，流僧尼於嶺表，而禿主僧與靜定之衣，束以大布，使之對面擁抱如好合然，貯以巨龕，積薪而焚之。汪戲為之偈，以送之曰：「咄嗟二師，四大相依。聽我一語，攜手歸西。由空入色，設想雖奇，剎那敗露，信有天知。借此三昧，急早脫離。莫沉欲海，永證菩提。生既掌風流之教，死亦化連理之枝。噫！改換皮毛猶牝牡，秋風道上每雙騎。」誦訖，闔邑為之粲然。俄頃，毗盧盡成灰燼，庵遂廢。迄今固安之俗，緇流尚無雌伏者，汪公肅清之力也。

外史氏曰：尼之為尼，至今愈不可問矣。肆欲宣淫、恬不知恥如靜定者，猶存羞惡之良者也。脫非許二漏言，依然清冰潔玉，孰得而議其後哉？餘友邵次彭，曾作解冤經，幾數百言，今撮其略如左。經曰：「伏以白馬昧經，原非用牝；奈何青獅秉教，反為求雌？夫勤面壁之深功，眼底空花易過；脫少參禪之定靜，泥中敗絮宜沾。如引摩登，同歸極樂；難辭佛國，頓改溫柔。故既形判陰陽，自合禮嚴男女。乃有若而人者，非稟乾健以生，洵足超凡入聖，實抱坤柔以處，只堪獻供拈花。蘊玉含香，自有仙郎描翠黛；欺桃笑柳，不應少女謝金釵。苟賴天全，奚為祝發？倘非病廢，何事披緇？竊嘗叩厥由來，不禁啞然言下。蓋緣婆心佞佛，掌珠輕擲於空門；月老主婚，花燭忽陳於梵宇。既髡其頂，安知為尚為尼；苟秘其蹤，何必非夫非婦。況近春風之面，擊海難清；且敲夜月之扉，蓬山不遠。以致梅嬌杏俏，好花終上道人頭；暮鼓晨鐘，私語頻留老僧耳。冤之當解，莫此為尤。想其燕乳鶯雛，隨緣可度。泊乎苞含蕊吐，賈恨難消。人盡有情，惟我木魚敲五夜；誰能無欲，輸他錦帳價千金。因太息於蒲團，徒悲鳥道；遂流連於蓮座，暗許鴻溝。於斯時也，三千揭諦恨難言，八百金剛降不住矣。迨至琉璃燈火，乘暗談經，不免紙帳梅花。因昏入定，袈裟濕露，更帶些雲雨之痕。茫履尋春，不再問鶯花之徑。可笑者藤牽蔓引，床頭結一對葫蘆。堪憐者水盡煙空，月下散幾雙扁舫。當解之冤，信居其二。無何情深愛久，時貯甘露於鉢盂；又難乞藥尋方，早祛愁根於臟腑。法軀懷甲，祿山之腹難藏；禪室添丁，貴妃之錢誰賜？於是祇園隙地，埋盡姪女嬰兒；頓令靈鷲奇峰，陷在血盆阿鼻。冤乎宜解，又屬其三。是故幸而瓦全，清淨已非清淨；不幸而玉碎，風流忒不風流。方盤薦有頸之瓜，彌勒佛難開笑口。苗條吃無情之棒，比丘尼莫按羞眉。何如斬斷情絲，永清法

界；反可跳出欲海，免落迷津。不望菩薩之慧刀，割開並蒂；惟求如來之寶樹，辭卻旁枝。佛法不度閻門，陷人坑早已打破；仙娥請回蓮步，迷魂陣俱各勾除。從此後錫杖無塵，衲衣少垢，大雄寶殿方可號以大雄，不壞金身乃能終於不壞。嘖！願求一滴楊枝水，洗盡人間老婆禪。」經語尚多，此尤解頤。

無常鬼

易郡人吳可久，嘗宵行驛路中，循表道之樹，徒步而疾行。時正月明，見前有白光矗立，搖搖動盪，彷彿雲影徘徊。遠觀之，亦不甚悉。有頃至前，則非雲氣，實一巨人，白衣褲，長與樹杪等，往來蹀躞。路闊可並馳三軍，其人跬步越之，似無餘地。乃大駭，懼不敢前。初猶俟其去而後行，久之，其蹀如故，且兩袂甚寬，累累然有物蠕動，漸作鬼聲。遂不敢復立，反身就故道，另覓曲徑而歸，竟亦無恙。後以之語人，或謂為無常鬼，似亦近是。

外史氏曰：野曠宵深，鬼魅現形，固所宜然。昔先大父所居之宅，多怪異。嘗於中夜寤後，見窗間巨影大於丈尺之牖，而窸窣刺紙有聲。叱之至再，甫徐徐縮足踏地，其響甚巨，儼擲千餘斤重石，比屋皆聞。人以為魍魎，亦一異也。

蘇緒

汝南蘇緒，字道基，風雅士也。元皇統中，以事羈跡於燕，久未得歸。適遭疫癘，臥病於城北之翀霄觀中。勢已危篤，道眾慮其死，扶而委置於廡下，蘇迷惘亦不自知。恍惚中見其故友某生，匆匆來，謂之曰：「諸務告竣，可行矣！」蘇正鄉思迫切，欣然從之。甫出觀，早有二衛繫以相俟，友挾掖使乘同行。出郭約數里，天已昏暝，友白曰：「夕陽西下，盍停驂明旦啟行乎？」蘇亦頷之。於是共詣一村，桃柳夾植，紅碧相間，行次落英繽紛，長條搖曳，絕似暮春風景。蘇顧謂友曰：「斯何地也？時屆三秋，何卉木繁盛若是？」友笑曰：「兄勿問，至時自有佳境。」須臾抵一門，狀甚烜赫，如王侯巨家，僮僕出入以百計。蘇覺精神陡健，回顧其友，已失所在，乃自下騎而入。甫及門側，俄聞宅中金鼓大作，如演弋陽劇焉。心益歡動，潛往窺之，即亦無人訶止。歷門三重，直達廳事。堂上銀燭高燒，賓主十餘席，優人隊舞而前，亦莫辨為何曲，簫管教曹，間以笑語而已。蘇鶴立諦視，賓席皆男，有黃冠者，有緇衣者，有冕者，有弁者，亦有草衣卉服者，貴賤老少，形狀不一。惟主席二筵，坐四美人，瓔珞垂珠，半遮嬌面，均衣五色宮衣。席前巡酒者，亦皆二八妖鬟，絕無三尺之童，心竊豔之。立許時，不聞驅逐，一時麗色驚眸，酒香襲鼻，不覺宿疾若失。而脾燥喉乾，頓忘顧忌，忽抗聲大呼曰：「如此高會，而不一波及旅人，為之主者，不亦吝甚？」語未畢，突如而前，笑謂主者曰：「有不速之客一人來！」徑趨上坐，便將就席，一堂舉愕然。主者微有怒色，遍召門者詰之，咸以不知跪白。賓席者俱笑曰：「此狂客實有夙緣，夫人幸勿怒。」乃命以杯箸進蘇，遜之首坐，仍復歡飲。蘇連浮三爵，儼如甘露醍醐，煩燥頓解，益大悅。方將展問官閩，俄而鉦鳴若雷，鏡喧如沸，優人扮鬼十數，共執一人，當場而支解之。手足割裂，臟腑狼藉，血雨腥風，撲鼻慘目。蘇素未睹此，不覺大驚，以袂自障其面，汗如雨下，耳邊惟聞嘶痛之聲，股栗欲走。良久，張目視之，寄身廊廡，蓋已霍然愈矣，始知其夢，且歎其奇。因匍匐往尋道眾，飲以粥湯，不旬日，而復初。後過岳廟，見寢宮塑四美人，酷似夢中東道主，但不知所延者為何客耳。又半年，始歸故鄉。病疫者每樂聞其說，比諸子章觸臍雲。

外史氏曰：酒色薰心，鮮能祛病，兇殘觸目，反可癒疾。甚矣，安不如危，而因危得安者，難以更僕數也。若僅以夢中佳遇，解其彌留，吾知其疾必增。即盧鵠罕與奏效，況神乎？神之為神，當亦深悉乎此已。

衛美人

京師某公，家有老僕曰李某，性樸實，然諾不欺。從某公居積數年，少有餘蓄，年且老，乃退閒自設一肆於市，以屠驢為生。一夕，宿於家，夢一美人，玄衣而白褶，粉容慘淡，珠淚淒惶，直前再拜曰：「妾衛姓，突遭強暴，命在須臾，非君莫能拯救，望垂援手，敢效銜環。」李夢中粗解所言，惻然許之。及寤，始夜分，輾轉不寐。五鼓始起如市，亦循其常，所疑固不在此也。比至肆前，聞眾喧笑曰：「腹膨脹，奈何無孕？」又一人曰：「果有之，正不知為誰氏種。」言次哄然。李訝之，試從板隙窺焉。燭燄搖紅，鑊湯蒸霧，眾方鼓刀，而屠椿上縛一婦，白身挺立，絕似睡鄉所見者。然已破腹屠腸，腥紅滿地，不可以復救。李大駭，懼禍及己，悄然復返。抵家尚戰慄，日高不敢出。肆中操刀者不見主人，亟往促之。李審知無患，方肯偕來。至，見肉陳於砧上，依然是驢，始悟前夢。以未得救，秘而不言。閱三日，即闔其肆，不再業屠。其人改業後告人，每舉此事以戒殺，猶以食言為憾焉。

外史氏曰：香閨繡閣之人，安有披毛戴角之日？審此夢中風景，謂是閻羅老子，鐵石心腸，又烏知香溫玉軟中放侈驕淫，苦惱皆自惹耶？吾願天下恒河沙數美人，讀此皆合猛醒。與其搖尾以求生，何如懺悔於未死。不但可免於屠，且可無焚琴煮鶴之事。奈之何迷而不悟？

苦節

燕趙古稱多佳人，以予所見，都城而外，其村居而野處者，苟非黃面瞿曇，即屬黑頭包老，鮮有一白暫可觀者。抑且癯癯擁項，何問螭螭？復履撐舟，可知蓮瓣，蓋亦風土淳樸之故也。惟玉田一少女，盈盈十五，貌頗軼群。雖非瑩光之玉，尚存夭桃之色。乃餘再經其地，聞已適人，且守苦節而死，心竊憫之。詰其故，則其翁聶姓，曾業儒，迂腐執拗，為文三十載莫博一衿，因棄而歸農。生一子，頗有父風，亦屢試而未售，即女之婿也。喬梓之間，互相標榜，父謂子為芝蘭，子以父為薑桂。父之所可，子亦從而可之；子之所否，父亦從而否之。創立臆說，譏刺短長。人有美，且鯁鯁弗許；人有惡，即刺刺不休。是以取憎於鄉，同井者胥為之側目。自女於歸，家益貧薄，藜藿薪樛之彩，皆女躬親任之。媪又病廢在床，不克偕往，以如玉之姿，行中林之鄉，保無有誘以死鹿者。幸女性貞淑，言笑不苟，而鄉風近古，王法綦嚴，人固無能犯，而亦無敢犯焉。乃翁有妻姊某氏，其家與翁居相錯也。生一女曰二姑，貌媚而性蕩，施粉塗朱，巧笑輕聲，裡中少年，咸以口舌相嘲弄。因與翁家為瓜葛，凡女之出作，姑必與俱，而任其輕佻，亦各執其事不之顧。時值新秋，稻稔茂密，女將往彩菽，以供午餐。蓋燕薊之地，田間雜植，蔓引於樑木之上，如附喬之蘿，結莢可茹，農家以為常品。女欲呼姑，既已先往，乃獨行。披禾而入，彩禾傾筐，俄聞笑聲吃吃，似在左近。因大驚，疑有惡少窺己隻身，將為掩襲之計。及撥密稍視之，見姑鞠躬如磬折，隱約之間狀如大解者。初不意連理之枝，僅睹其半也，因笑而相喚。兩人舉大駭，謂女已窺見底裡。姑亦不敢應聲，徑穿阡陌，倉惶遁去。女猶不悟，訝其避己，尚以為匿跡禾中，聊相嬉戲，遂輟彩往從之，竟不見。比歸遇姑於微行，乃笑而謂曰：「亦太疏狂，獨不畏人之見耶？」姑面色紅白，心益疑懼，爰乘間謀之所歡曰：「春光泄矣，可若何？渠姑與吾母姊妹也，渠翁性乖戾，鄉鄰有小過，輒斷斷而道之，況姻婭而有是事乎？予父母必置予於死地矣！」言已嬌泣，如喪考妣。其人齊姓，故無賴，非鄉中人，家於邑城，甚饒裕，緣視佃人刈獲，始來此。見姑與女偕，好醜攸分，恍辛夷之與桃李，心大動。既而聞聶父子之隕厲，而女又端重不佻，似不可猝得，遂假途於姑。原以圖女，非止得隴而始望蜀者。聞言大喜，乃謂姑曰：「若懼乎？是在人謀。倘以計兼致之，則弭其口不難矣。」姑以首示之意，徐曰：「是誠不能。渠夫年正壯，琴瑟綦調，非如我無人操縵者。且言不涉邪，與之語房帷中事，輒頰赤而疾趨。女伴猶然，妄男子可知己。」齊曰：「不然。渠家甚貧，婦性如水，倘以利誘，而更以情慾動之，渠將自炫不遑，奚難耶？」姑勉從其言。齊以千錢授姑，且授以策。嗣是有貨物來村者，凡閩人之所需，及一切飲食，姑必呼女共觀，市以相遺。女堅不肯受，而訝其揮霍。或微問之，姑笑而不答。閱數日，齊於新築場上，集村中牧牛兒，為蹴球之戲，琢石為之，以雙丸相擊為勝者。瞥見女與姑冉冉而來，時將往挑野蔬也。齊止姑，立而與語，授以腰囊，冀女見之。女早疾行而前，相去不止數武。姑因故以示女曰：「若人太厚情，得之群兒者，悉以畀我，將何以酬？」女自是疑姑有私，稍稍遠之。而姑與齊亦疑其先幾規避，陰謀倍亟。無何，場功伊始，女奉翁媪命往春麥。以己荏弱，不得已而借助於姑。及昏未竣，女懼翁責，晚食後乘夜復往。乃姑與齊已造謀，預伏礮室，且闔其扉。女既知姑先在，呼令辟之，寂無應者。女不得入，麥不得出，遂徘徊不能去。旋聞姑笑曰：「若具粗壯如蘿蔔，其樂真難言狀！」女駭然，益信姑與人私，抽身欲返，而慮麥為人竊。進退彳亍之際，乃室中濃雲密雨之聲間雜聒耳。女羞忿畏怯，不知所出，遂不顧其麥而歸。姑久之不見女人，知其堅不可動，瞰其去，遣齊逐之，已不能及。二人益惶悚，姑咎齊曰：「前日之目既不可掩，今夕之耳愈不能捫。弄

丑當場，究無濟於大事，子真誤予矣。」齊思之良久，曰：「事急矣！非強致之，必不可挽。向晦聞聶翁飲於鄰家，醉已不起，其子又在田畔，今夜亦不得歸。渠家一嫗，因病早久睡鄉，何能為？子盍導我一往，務隨吾心而後已。」姑匆遽不知所為，徑從之。及抵聶家，疑懼猶未敢入。靜偵之，闔其無人。姑素往來甚稔，潛啟其扃入，聞病嫗詢曰：「若來乎？收貯宜嚴，須防鼠子潑撒也。」蓋在恍惚中，謂其婦歸，而不意其棄麥先返。姑尚女聲微應之。徑達女房，燈猶未燼，知已就寢，低喚曰：「嫂何舍之過歸？予亦將之來矣。」女聞姑聲，意其以麥至，坦然啟扉。齊先入，姑始繼之。女驚地見齊，知懷惡意，大怖欲號。姑亟以手掩其吻，齊遂極力擁持，致之於榻，將行奸。女心甚恚，突以手爪刺其頰，血跡殷然。齊亦怒，兩不相下，乃命姑持纖腕，而取床頭敗絮，置諸櫻口，啞其聲。女不能支，力亦少怯。齊大悅，將解其衣，女又撐持如前。幸相服牢係，猝不可解，而無瑕之璧，深護櫥中，青蠅不得遽沾。相持既久，姑力微疲，甫一縱，而女已墮地。兩人又力致之，再登再墮，漏下已三。姑懼曰：「母將覓我，我宜歸。豈此時麥猶未盡耶？」齊究不甘，不再致女於榻，將席地而就之，少遂其私。女手足力盡，無少餘。齊勢益猛，且探手纖腰，欲斷其帶。女忿氣中激，反較前愈暴，乘姑鬆懈，十指自如，又突起以柔荑掌其面，並傷及眼眶眉稜骨。齊覺痛不可當，亟釋女，反身欲行。已而恨恨曰：「婢子無情乃爾！」心實不平，又遽反踢之，以足中其肋。女亦負痛不嘶，姑乃勸之，又去女口中阿堵，溫慰數言，然後與齊俱歸。蓋知事已決裂，聊借此修補者也。乃女雖未重傷，心則火熾，將起而就榻，又病莫能興，困瘁支離，慘難言狀。有頃，聞門前剝啄聲，旋即徑入，大吐狼藉，且責問夜戶不閉故。則其翁醉臥比閭，鄰人往呼聶子，扶掖而歸；因而在田者又將入室。脫令齊與姑少延頃刻，亦邂逅相遭，謂非天哉？聶子侍父寢，遂歸已室，咻咻然，猶以啟閉不嚴為怒。及入戶而視之，見女臥地上，雲鬢蓬飛，花容搵土，乃失色。驚詢其由，時女已能言，因縷縷敘述其事。聶聞之，勃然震怒，初亦憤不能平，及徐以手探女衣，帶其褊矣，固未絕也。聶素迂，默然內念，轉以生疑，反不以完趙為功，而竟以誑楚為惑。卒然問曰：「若婦人也，遭一壯男子，庸詎能免？」女初俟夫至，得訴之以鳴其冤，突聞此言，氣填胸臆。乃復曰：「妾果不免，君何以知之？」聶忿然作色曰：「天下惟處子可辨其貞淫，汝曹既已適人，則不能矣。衣服附在汝身，尚宜慎之，矧帶居隱微之地，今乃不絕如縷，自謂能免，誰其信之？」女益恚，因曰：「若之姨妹瀕我於危，我力御強暴，為若守此全軀，乃反謗我耶？」聶聞女言至此，亟搖腕止之曰：「此母之至戚也，汝何倡言若是？予亦老吏，直以斯帶斷之矣。」女因負屈，極口與爭。聶終以帶為論，且曰：「持此以示路人，渠言無疑，予又何疑哉？」其堅僻如是。女以不平之氣，更被此不白之冤，情難隱忍，乃舉姑之名而痛詈之，至於流涕。聶既懼母聞，又素以愛護母黨為孝，見女醜詆其短，愈大怒，即取室中短棍，將以撻之。女見其用武，不勝憤激，言益不能少默，吁屈吁天，比鄰皆聞。而醉中之翁，病中之嫗，則固不能不覺也。聶因女不屈已，撻之十數。忽聞女醒，厲聲詰問，乃舍女趨出，約略述之，而獨隱姑之一節。翁遂大贊曰：「明鑒哉，予之子也。否則幾為所蔽哉！」女聞翁嫗已寤，欲出陳訴，而負傷，起立不能，因匍匐入室，自膺而泣白之。語稍侵姑，嫗即發聲叱之曰：「是何言耶！二姑一女子，不日將以字人，汝以片言誤人終身，能無深痛我心哉？」乃作呻吟之態，謂其子曰：「牽之去，勿嘔老婦。」翁又囑曰：「吾兒大義深明，予無多贅，盍善處之，勿令兒女情長也。」言已，遂寂然。女猶哀陳，聶恐大傷父母心，曳以入室，拳杖交加，且以斷帶為據，令女誣服。女既遭齊踢傷，又復試聶毒手，創深於外，氣結於中，遂漸不能堪。乃大呼曰：「聶某，天日在上，予不負汝，汝誠負予矣！」竟瞑目不語。視之，則已氣絕矣！既而大怖，自揣無罪斃妻，律應論抵。於是狡計頓生，周視屋宇，左側之壁將頽，又以磚石堆砌者，乃扶女屍於其下，亟出室外，推而僕之，始往白其父母。翁嫗莫之哀，而反盛稱其子之智，則其別具肺腸，可知已。味爽，即馳報岳家，闔門悲泣。獨女之父側首曰：「秋無淫雨，何至壞垣？宜亟往視之。」及至，號咷而入。始起土，展視女屍，則為破壁所壓，瘡痕辨識良難。惟二目茫然，淚猶含眶，其為生前受創，證據昭然。女父亦不遽聲言，痛哭一番，反慰安其婿而後去。即日就控於官，翁父子知之，亦補牘申訴。官拘鄰佑研訊，有五夜夢回聞女聲之悲慘者，即據實以對，蓋亦聶父子所不相能之故也。官詣翁家，命檢化者，無如肢體糜爛，幾莫能明。仵人有謝二者，精於其術，指出木石各傷之異，並生前死後受創之殊，證以洗冤錄，無不吻合。官乃以嚴刑鞫聶子，得其致死之由，而究不肯言逼奸之事，人亦無從知之，亦幾於天庇淫人，使二凶得以漏網矣。案既定，以聶子毆妻至死，又不以罪，合論絞，下諸獄中。聶翁深痛其子，不免漏言，少露二姑之穢。其父素強悍，聞而大悲。初猶以翁為污蟻，及徐察之，見姑時立閭間，與一男子相嘲笑，則即齊也，遂大疑。夜起前往掩執，二人果並頭高臥，絕類倡隨。忿極，即踰窗而入，手刃其女，並殺齊。及見二屍裸然，乃益憤懣，斬為數段，攜首赴縣，具白其由。比見官，突然憤亂作女聲涕泣曰：「妾今得假手屠仇，死無憾矣。然不可竟爾湮沒也。」遂當庭傾吐其冤，並齊與姑謀奸之狀，一一細訴，無少遺。官役皆駭，署之內外，觀者如堵。言訖頓僕，仍復其舊，而人之聆之者，靡不怒髮上指已。官又提聶子鞫問，始肯言姑所為。而已實疑信參半，且因母族之惡，無敢暴白，故隱諱至今，殊不謂死者猶多此曉曉也。官聞其言，因笑曰：「汝誠愚孝，然法之所在，身命俱捐，又豈全軀事親者所忍為乎？」聶子乃號泣伏罪。官以事涉荒誕，且齊與姑已授首，竟薄責二姑之父，存案逐出。而聶子之死罪，究以莫追。明年，鄉人請於官，為女立祠。歲時禱祀，頗著靈佑之名。餘既得其概，爰作長歌悼之。限於篇幅，不能具載。然女之大節，足與日月爭光矣。是為傳。

外史氏曰：餘初見是女，溫柔嬌小，似不宜錚錚如是。及聞其事，益慕其人。古所謂貞姬烈媛，其必非無鹽嫗母也可知。故又曰：節之苦者，不於常而於變。女而誓不二夫，不少概見。惟此誘之以利若弗見，動之以欲若弗聞，且惕之以威若弗懼者，為閨閣中之不易有也。孰謂得婦如此，竟甘心斃之而不惜？則傳其事者為無罪，而聞其人者亦足以風矣。

狐嫗

樂部掌祠祭之事，雖巡狩而亦扈從，蓋亦以所過山川，並古帝先師之祀焉。旗員某公，職隸太常，號曰贊禮郎，六品秩也。辛未大駕南巡，公與同署三人皆備其選，隨駕回鑾抵濟上。暮宿於民家，其居停亦巨族，宅第軒敞，有廳事五楹，扃之不以寓客。公問焉，則答曰：「有仙居之，無敢擾。」叩其蹤跡，實狐耳，公與僚友皆大噱。時正清和下旬，天氣喧熱，殊不可耐，以其庭屋高爽，竟不聽主人言，破扉而入。視之，雖無床幔，裝飾精潔，乃大悅。主人力阻再四，究不見從，呼僕假懸榻數張，並設於內，相與呼盧浮白，盡醉而臥。其二人膽少怯，不安於中，托言畏暑，陳臥具於廡下。惟公與一友，宴然就枕，一眠於中庭，一棲於西側，蓋其屋五，區而為三故也。公寢至夜分，酒力微醒，忽覺臥榻搖搖，肢體震撼。初亦不甚介意，已而床忽自起，乃大駭。睨之，有四人侏儒，短小青衣，各執床之一足，以力舉之。積漸而高，幾與屋樑相埒。公大懼，隱忍不言。無何，上抵屋頂。其榻均以板製成，月光之下，丹腹燦然，面之相去，其間不能以寸。公方慮昇者釋手，而細語嘈雜，果商所以撲之。屋高數仞，隕越實為可憂。正倉惶間，俄見屋上有小間，豁然洞開，中一嫗，年可六旬，高髻白髮，衣褐色衫，掛念珠，半露其身，視公而笑。亟叱曰：「兒輩勿惡作劇！諸公皆從天子至此，風塵鞅掌者速詣故處，寧一夕亦不可忍耶？」四人聞其言，無敢違逆。榻漸低，去上漸遠，良久始復其故。公覺榻已至地，僅著一褲，不及覓衣，白足而奔出。出戶即大呼，兩友及僕輩皆驚寤，急起詢之。公為具言其狀，汗流浹背，眾皆大笑。未幾，西側臥者亦奔出，大呼，眾視之，面涂濃墨如厲鬼，益為捧腹。令其自白，則亦嫗為戒止，嫗側一少女，色殊忿忿，因以掌擊其面，淋漓如漿，初不意其為墨也。語次以衣自拭，驚定而笑。亟命僕掌火以入，移榻於外。甫少憩，天已達旦，遂束裝而行，亦不復見主人，懷慚自去。公歸，每舉以告人，且曰：「非藉聖主威靈，吃跌當不小。」

外史氏曰：陳蕃設榻，以待徐孺，未聞既至反懸之者。狐兒慢客，且欲撲之，無禮一至於此！賴嫗以片言解紛，不至獲罪於嘉客，可稱賢母。足與陶公堂上之老，並垂不朽矣！